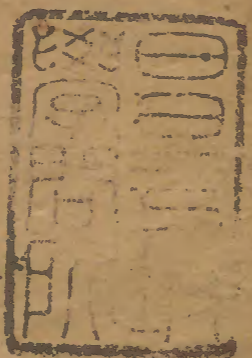


# 建德縣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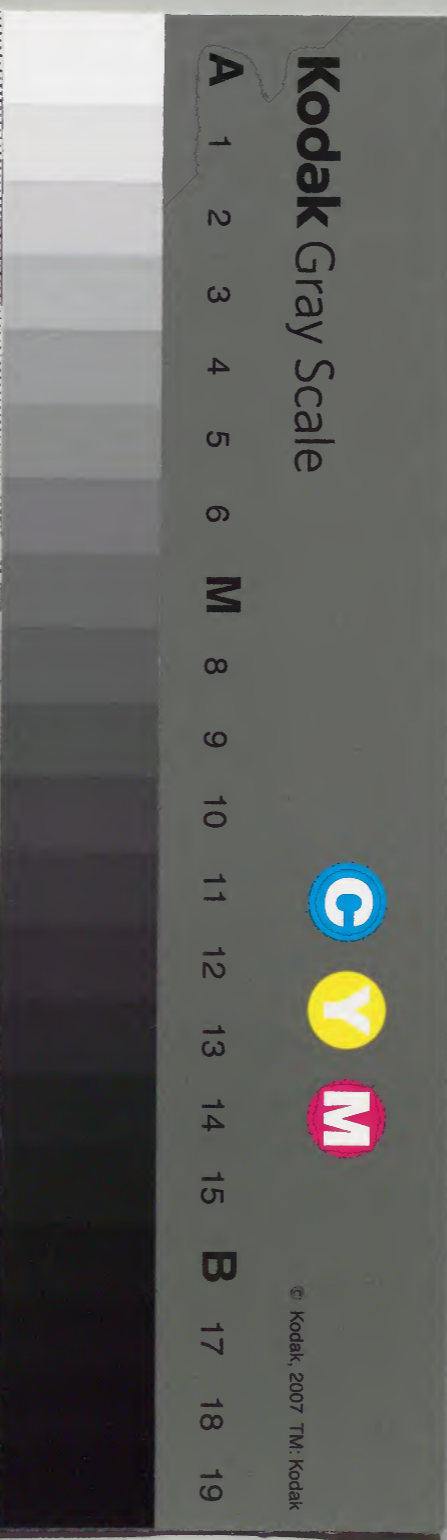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二	三	五	類
九	一	四	號
二	一	函	架
六	冊		

內閣文庫			
元	三	漢	
二	三	書	
函	五	門	
八	六	四	號
架	冊	類	

九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354	
冊數		6	(5)
函號		292	26



一 日 一 日

建德縣志卷之九師出於今

文而不辨其文之

又於菟文志

菟實曰夫志之有菟文傳菟文也非傳人物也有時

見人物不見菟文人物不為菟文隱有時詳菟文不

詳人物菟文不為人物顯何者菟文自菟文人物自

人物也則是以菟文論志猶百川之江河而以志論

菟文僅太庾之升斗非若網羅百代馳騁古今可以

恣意漁獵而建鼓於詞壇也明甚不然經生家侈口

而譚輒云先秦兩漢建自昭明一詩唐以前無聞焉  
即有唐之盛文如韓柳詩如李杜建不能拾其隻字  
以照耀簡編其範圍于人物亦大畧可睹已使謂建  
之莪文止於如是則又非也攷建在唐爲至德鎮介  
秋浦鄱陽二邑間安知秋浦鄱陽之莪文非掩建之  
莪文以爲莪文而建之人物其散寄于秋浦鄱陽志  
又何可勝道耶此其間亦若有數存焉建舊志有莪  
文而不得謂莪文之盛近志無莪文而不得謂莪文  
之衰夫莪文自今而始出非自今而始有也余琴書  
之暇兼收而約取之大者星雲嶽瀆小者溪毛澗藻  
莫不步趨賈董凌轢鮑謝以成一家言大抵古人以  
文章爲不朽之一事數十年建之人物裔裔皇皇其  
莪文之可傳如是而弢光匿采名山石室求司馬於  
茂陵起昌黎于敝簾後有作者其以是爲嚆矢焉爲  
積薪焉可也作莪文志

蘇文之可轉收是而鄭光聖采各山不室地同書

文章為不刊之一事幾十半數之人必齋齋是是

莫不志歐賈董奕轉與樞以如一寒言大壯古人以

之鄭兼郊而除郊之六昔星雲耀實小昔與手開

論

天生人才以供代之用

徐廷宗

曰天無負于人也特患人有負于天而才不究其

用用不適于時非天也人也蓋自人之負天者多乃

不謂降才者天而謂貞下起元一種清淑之氣若司

所出不勝其所納且謂述否述泰若陰晴之忽

轉而不可常夫氣有所不盡洩則生而才者千萬中

之一二數有所不可常則才而足以供其用者千百

幸人能幾日哉甚矣自虛其所生而乃為所生者誣

論



辛高陽之十六族耶母乃所生者誣耶夫人樊然而  
生不爲天之所才則已天生而才者寥寥不足以供  
一代之用則已自非然者而棄之而棄之生于天者  
謂之何不棄不棄而瓠落收之而積薪委之而菹特  
汎之王張一代之才者其謂天之所生何蓋嘗極論千古  
以刑燧人之四佐軒皇之六相中天之五臣莘野之  
鋤得巖之兩涓水之熊其才之篤于所生也則魏之  
不趙之璧也其才之適于所用也則庖之亦郢之斤  
也其用之盡其才也則衰忘手足遽爲官而天與人

才與不才何辨斥與不用何居嘗試以諸人之才衡  
其所生之代并衡其當代所需之用有其用之無弗  
供也而遇非其主天且如人何哉由此以譚天爲一  
代生才其可用者十之五其有才而不善用者十之  
五其用之而能盡其才以不負才人之生且不負生  
人才之天者則十不得一也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  
難在人不在天不難于生難于用也吾且無論供一  
代之用者金聲玉振千百代而下賴以鼓吹休明其  
在當代大不能東周小不能變魯天耶人耶誰實生

之誰實用之耶論而至是崧岳之氣何代不生甫生  
申而泰階六星一日未平竊見珠枯岸而璧韞山沉  
淪者不知凡幾許也謂古往來今之天子人一無所  
負乎則吾不敢管窺請質鴻鈞于連祁矣

徐元

管仲之所以獲鹽利則亦何嘗曲爲之防過爲之計

而齊用實以富饒其不專其利而與民同利之意觀

其書可知也稽之於古徵之於今立法非不善取法

非不遠也奈何管計者未盡得人是以致昧於明詔之

旨差熟海王之篇動以三犯恐于有司彼有司者承

流宣化民之師師也而一旦以錙銖之微利耳目之

所不及而笞辱之愚切爲當今惜也度口計升月考

羸屈此殆具文而往往吹毛求疵少有弛薄責隨之亦

以資其官吏之貪而重爲州縣之困耳宜乎郡縣不

得奪不虐於鄉都抑配農氏古認引數追繫鞭撻甚  
於斷趾也彼農民自生自養而宜保之若赤子也彼  
固有攻苦食淡而不能聊生者豈可必以日計其鹽  
而獨征其課哉此州縣之所以承其令而重爲吾民  
害也謂之非急徵其直可乎謂之能聽從民便可乎  
誠使能毋急徵其直而民不被抑配之苦能必聽  
民便而官不受三犯之責上不失國家之課下  
官民之心此蠲鹽利之弊在於遵守祖宗之  
田而不得其人則因循苟且而不能以  
稅而不得其人則貪昧隱忍而不能以  
明理慎行之士而用之二者之弊庶可以  
於申明者必曰損上益下民說無疆必曰百姓足  
孰與不足而後公田之弊可去而歛從其薄而民  
可克民用既克國用安有不克者哉夫謹於遵守  
必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必曰遵先王之法而過者  
未之有也則鹽利之弊不勞而自除矣夫謹正鹽筴  
而官免其咎官免其咎則民又何以權於咎哉是故  
處之之術在於得人而用之則事不終日而理矣幸





重典而周楨生于王國多士以之寧邦一時師師濟濟實足以副其名卽兩漢間有成周遺意焉後之彙士以文矣士始窺入于蠹魚枯竹間士以此示嚮導於齊竿下以此誇長于郢路夫以通經摹古爲高而先王之立德治事昔合爲一者今分爲兩暖暖妹妹借太德不官之說爲不肖護躬之符飭藝成而下之談爲鄙儒藏拙之地如兩程子所稱四事曰農事曰兵事曰水利曰筭數最得周禮遺意今皆一切蔑弃矣愚生嘗就四者略而攷之農事源流槩見于生民

題司理監太監工振疏

檀凱

奏爲奸惡傾危宗社事嘗謂擅政專權者尚難逃於顯戮陷君悞國者當速置於嚴刑論十惡莫知其罪雖萬死猶有餘辜天地不容神人共怒切照司理監太監王振本自刑餘幸居內侍素無學問之益豈有經綸之才誤蒙聖上眷顧之隆逾於師保倚託之重過於丘山爲王振者自合竭誠守分以圖報聖恩之萬一可也豈期王振恃寵狎恩奪主上之威福懷奸

挾詐紊祖宗之典章每事不由於朝廷出語自稱爲  
聖言不顧衆議之公惟專獨斷之柄視勲戚如奴隸  
日天子爲門生中外寒心縉紳側目稍有忤違禍不  
旋踵賣官鬻爵則賄賂大行恣毒逞克則誅殺無忌  
孕婦被剖童稚遭屠傷天地之至和致宮殿之回祿  
邇者 止宜命將討罪緣王振乃山西人氏  
因見大局 有聖駕親征備歷艱危躬冒矢石  
誠非皇上少不心賞者已恨之私智既欲保全其家  
又欲光 已之威勢屈萬乘之尊嚴彼特

文武群臣恐禍及洲之禍上章懇留皇上畏其強悛  
不在不得已而強行輿論向止駐蹕宣府王振逼脅  
直抵大司 既遁去上欲班師扈從臣僚恐 設伏  
上章再出懇請回鑾王振不遂臨幸之願故令大駕  
逗留途途兵權在其掌幄總戎畏其威權猝遇逆  
不敢出敵又慮幸所信奸邪小人欽天監章得清計  
不擇善地駐劄以致失律喪師 邀畱聖駕  
官僚士卒肝腦塗地宗社爲之震驚臣民爲之痛憤  
原其罪必當滅其族而藉沒其家猶不足以上回列

聖在天之怒下雪全師覆沒之冤再照王振一門貴  
盛素無汗馬之勞屢奸綱紀尤甚指鹿之釁馳馬入  
正陽門蓄跋扈不軌之心度僧住隆恩寺皆囚犯無  
賴之輩擅殺諫官則劉球之忠良受害怒誅大臣則  
齊韶之處決非時兵馬范文質為挾私讐而柳項御  
史李儼與不跪而充軍及柴文顯等固有難容之罪  
過施慘酷之刑指揮受其筆楚幾死內官被其非法  
加誅逆黨太監郭敬慶以兵器私遺 寇事發則潛  
為震怒擯令尚書王驥遠征麓川兵餉云耗卒無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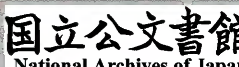
其存王山欲... 浙江管家內官陳典為... 府庫上譴戒焚其私藏... 奸惡愈肆貪婪廣置塌房庄所田園馬房侵奪民  
利不輸國課信用無籍之徒多為家人名色倍文官  
鹽船掛賣... 役等輩挾... 任王林王山等淫亂則強擡良家子女暴橫則奪占  
隣家地基甚至搬運官物出入朝門守衛官軍不敢

盤詰邪佞投之則... 親勇士悉布為牙... 臣婦之喪孫婦之葬... 惡滔天... 恨不寢其皮而嚼其肉... 其肝此... 若此之甚者也... 也一旦為此奸賊... 室及四海臣民皆痛心扼腕... 復恐此賊因見主上被其陷... 政潛匿原籍山林寺觀等處... 尚嚴加設法緝捕得獲... 天下之怒仍... 貨給付... 以固臣民之... 聖駕之... 來人皆解體臣凱不勝... 之至



有千百年長治之慮不以速利自便其身圖試用之  
清理鹽屯當正鹽筴廣屯營積粟塞下若太常寺卿  
張翀堅白之性不受誘淄危行忘言一時稱重向以  
宇宙內事毅然自任而南顧澤澤山洞諸賊險易虛  
實出沒嚮導尤所素諳試用之撫臨帥聞會應徵外  
底寧若順天府府丞吳時來獨持清議首發巨奸蓋  
有匹夫不獲以為辜舉世繞之二而不顧者精誠所至  
自是以折衝下之門日屢疏動中樞筦試用之  
鎮守北門行將金金益益固若無無

至于執守堅疑又如山岳不可動動此其素所所  
試用之聞廣浙直之交付以禦倭之寄必能辦辦  
動先事預防若山東按察司整飭霸州兵備副使孟  
重紀律嚴明方略素定當其身在在單單懷乃晉陽數千  
里外計擒妖賊及來霸霸上則積窩草難難速速寇寇禽禽獍獍誠誠  
用之指指循循幾幾旬旬提提督督邊邊關關當當萬萬無無一一誤誤之之數數臣臣者者內內  
有以自信外有以信于人臣所謂誠與才合者也臣  
敬舉所知乞勅吏部再加查訪量才錄用施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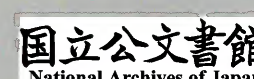


聖諭李見

重錄率淑則式訓素安當其良引甲對已晉賜...  
應夫事則則茶山東楚蔡后聖替肅此兵辦...  
猶阻之國漢游並之交世以繫封之清必...  
至正時半望疑又吹山出下...  
...

恭候聖體萬安兼陳下悃疏 孔貞運

謹奏為微臣恭候聖體萬安兼陳下悃仰備採擇事  
竊照臣蒙恩予告五年於茲日與田間父老延頸拭目  
冀得兵革休息薄賦輕徭加派槩蠲中外帖定庶  
可仰紆陛下宵旰焦勞詎意平治無期顛隳瀾甚臣  
工沓泄未覓匡拯實着徒使至尊勤惕于上臣已鯁  
鯁憂之偶接邸報抄傳聖躬違和臣憂心益熾寢食  
靡寧隨知聖躬旋就康豫臣乃不勝欣忭伏念陛下  
之身天地祖宗付託為萬民倚賴之身也陛下愛萬





民之身必先自愛其身一日萬幾道在無逸天無逸  
非過勞之謂也過勞則神疲力竭雖程石傳餐徒以  
其身爲役無逸則敬德省愆雖垂裳跼纒自予一世  
以安惟祈陛下法天行之律順四序之宜任賢敷政  
敦崇大體解釋繁苛則身世俱泰薄海內外無不頌  
有道之長而亦無疆之福非獨臣一人之私慶也抑  
臣又有請者臣鄉池州爲蜀都上游舊有兵道駐鎮  
後以寇窺和州改駐蕪湖江南自九江至蕪湖千有  
餘里狡賊處處可以飛渡池爲適中要害兵馬

一有警蕪湖勢難猝堵蜀都亦難分應  
仍移兵道駐池設防控馭上下可以綏靖一方潛消  
睥睨之膽臣邑建德漕糧夙係九江新安二衛鑽兌  
悍弁刁軍不遵漕規藐玩有司魚肉里民軍民互競  
甚至一月始得完兌以臣管見不若以撫州所屯田  
建德之軍兌建德之糧則香火情親統轄法便撫軍  
世居建德年來領兌江西道里紆遠不遑寧處亦以  
就近領兌爲樂臣家占籍在撫則軍在建則民身在  
兩害之中不得不爲兩利之策倘各省直交兌俱以

此法行之將軍民和協僭漕亦速積貯永賴伏乞勅  
 下該部從長覆議施行臣跽伏草野何敢越俎在鄉  
 言鄉誼難坐視敢因恭候聖體而並及之臣無任惶  
 悚待命之至為此具本端差義男孔應相謹具奏聞  
 伏候勅旨崇禎十五年正月初十日具奏奉旨覽卿  
 奏候具見忠盡朕知道了該部知道所請設防改兌  
 俱有關治誤着該部卽與議覆行內改兌一欵隨該  
 戶部尚書傅淑訓等議覆奏行總督漕運衙門

平泉憤消黑禍疏

鄭三俊

奏為惡瑄罪狀已彰聖明分斷宜速懇乞立賜處分  
 以平衆憤以消隱禍事竊照東廠太監魏忠賢馮龍  
 張敬擅作威福皇上之左右多其腹心外庭之羅織  
 皆其牙爪毒流官禁卽三宮九嬪啣怒而不收言威  
 劫朝紳鮮不老人孤含恨而不敢問故忠賢之惡日  
 滋忠賢之謀轉甚其惡知之天下知之皇上之近習  
 更無不知之但無一人敢論皇上言之耳竊臣湯璉  
 先在兵垣受先帝特達之知親承顧命彌留之際慄

慨陳言灑血欲盡先帝嘉之曰忠臣先帝不負李選  
侍猶枯餘龍不後其漣奮不顧軀力排群議倉卒  
之際大體豈不為安漣之勺也皇上亦褒之曰  
忠臣皇上豈不記有當時兵科臣楊漣者  
手漣與臣其時常感念先帝言輒泣數行下至不  
能舉其爭天忠賢之惡恨當時驅除不力貽有今  
日常思請劾每朝奉臣相對咨嗟皆為忠賢意嘗有  
韓琦申屠嘉其人必不謂忠賢膽大  
手漣自其通而

激舉人所欲言所不敢言者一告之於皇上雖不  
能盡言而大者則已言之矣皇上試召近侍老成於  
官中而問之有一事而可為忠賢解者乎又試召文  
武百官於廷而質之有一人而為忠賢寬者乎忠賢  
官中掃除之役也御史中丞殿上執法糾彈之官也  
故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指摘宰輔則大臣避位豈  
有堂堂憲臣斥一窮克極惡之奄豎而皇上置不問  
又豈有么膺奄豎經憲臣之特叅敢於公然飾辯謾  
語支吾恐亦無此國體矣閣臣者皇上之股肱心膂

也閣臣未有不忠於皇上者何事不當主持何以憲  
臣之疏未下而忠賢之疏先票又何以憲臣之借劍  
未行而忠賢之巧卸反見褒答耶豈皇上之意耶抑  
猶忠賢之爲耶閣臣於此不言更何可言豈真以人  
間政適非大臣之事而剪逆除奸爲不必然之防耶  
皇上聖明天縱必能洞鑒或忠賢心腹有以鼠忌之  
說進者故明旨中有使朕孤立之論不知忠賢者昔  
與李進忠劉朝等皆効忠選侍得罪聖母而二心於  
皇上者也廷臣旣已盡發其奸鬼神必且陰奪其魄

從宸怒作何誅遣而反令畏罪除死之人

入侍包藏禍心如何可測語曰疑者禍之胎也  
青事之賊也如忠賢者斷不可一日容於皇上之  
心矣願聖斷之蚤決之耳然奉聖夫人客氏者與忠  
臣表裏爲祟者也客氏之搆毒宮闈不下忠賢竊譴  
言氏者應與忠賢並驅者也臣備員三朝諳不容默  
敢繼諸臣之後披瀝直陳伏乞皇上省覽立賜施  
行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平衆疏

鄭梃

疏

十一



收十日之用而必拘拘二十年二十五年之後選  
及期又未必選年光如馭傳盼途窮跣地長才伏  
空老黃頭鮐背對簿書而茫然國家亦何賴於若  
子往往借徑異途視國學爲坑穽夫豈祖宗  
才之意耶臣前疏竭一得之愚已蒙皇上俞允頃  
幸駕臨雍新頒勅諭臣伏讀至循祖宗之制時有  
以觀厥成夫此試省政積分之試省也臣又有  
見我皇上鑒成憲弘薪樞之意蓋無時不切諸  
臣敢不以酌議舉行之方爲皇上陳之按國

三才圖會

卷之九

爲臣可憐臣誼難緘懇乞聖恩召還憲臣以慰  
輿望事臣伏念宗周與臣出處畧同迂愚每以賈罪  
于明時拙誠亦恒見原於君父昔年罷棄分王旨丘  
臣躬耕于江左宗周課學于浙東其息交絕游一也  
今春起廢忽動聖懷不繇廷推不繇會薦賁溫綸于  
草莽轉華要于中途臣繼宗周後其特達蒙知又一  
也自入朝端獨行踽步華年茂質者相率視爲朽人  
同流合汚者又爭目爲怪物群猜滿腹冰炭難入其

憂讒畏譏又一也惟是君恩難報相期少有砥柱以  
 報君父不意宗周竟以奏對失序蒙恩罷譴而臣猶  
 滯病旅邸孤拍無聲臣前欲求宗周以自代方以國  
 事維艱難容自便宗周每與臣言天下事敝壞已極  
 須自鉅衝風紀之地力為整頓會一警日湊奮躍方  
 始一事未就而宗周已斥此臣所以悲不自勝尚懇  
 皇上召還宗周圖勉報聖恩于萬一也抑臣更有請  
 者正人天雷闢氣運正衰劉宗周質氣雖偏學術甚  
 正其人左對其真氣正下之氣吹累群動素籥人倫

然自蒸為廉恥俗自著于忠勸有忽不知其所以然  
 者矣况六察之紀執若建瓴群望所歸力如偃草者  
 乎皇上試畱之一年而不効臣請受其言之誅此臣  
 所以深惜宗周之去而敢以召還瀆皇上聽也亦深  
 思熟計求所以代宗周者而不得也至今光辰忠孝  
 性成擔當甚力日與宗周左提右挈修明紀綱外飭  
 巡方之吏內振觸邪之班正氣凜如貪風一變遇事  
 慷慨忠愛自其天性而實不知有失于恭謹也並願  
 皇上俯賜優容令與宗周一同賜環以觀後效不然

齊蔚朝賡賄賂日熾大計伊邇誰有執法如山嫉惡  
如仇若二臣者為陛下盡心釐剔俾臣有所藉以報  
效乎臣雖靦顏獨留亦安所用之伏乞聖明俯賜採  
納念二臣忠猷未竟令得竭盡始終以後仰其深自  
省改益加勉奮以仰答知遇庶感恩報國匪淺小矣

與梅聖俞書

水歌陽脩

修頓首再拜初四日陳秀才來自河橋喜聆動靜歲  
暮寥慄履况清佳甚慰甚慰又知府公又發薦章聖  
俞在洛時常言親老南方思一歸侍今應獲素志亦  
朋友之共榮也然作中池邑山水秀麗益為康樂詩  
助誰與敵哉修自來別以來未嘗作詩亦無文酒之  
會所謂三日不談道德則古本強也初六日有少吏  
事至彭婆約子聰應之宿香山獨恨不得與聖俞日



爾逢彦國行聊寓此草草

古本無也時六日亦少

明文之徒來也

命亦身而

其

其

其

其

進

夫夫者非其進不生非其義不死故生無

能况况望其稱於人耶儻自臥病及古顛沛艱難雖

能別黑白耳能辨是非心能察邪正且不能言而

能於行也衆危之自亦危然猶不戚戚于容異自得

生者似明君在上老母在江南遠近多知己故不敢

效狂疾人自喪不知於道義何如初病計囊橐資僅

足費三四月可盡將謂三四月之後行乞人不如胸

中有主固不就獄爾疇爾之食以求生而其死也寧  
無憾乎然至于今一甚矣僕不勞心役思而飲之食  
之縣縣不足非蕭索也悖義重道何由得此昔宋文  
正范公以賢名於世無敢引睇者獨博士王質抱  
病追較之人或曰范公方以黨黜人遠之恐後君何  
力爾質曰范公天下士也得與其黨即死無憾范公  
在當時其道義固非他所能及質能違衆重道義若此  
亦所能及哉今僕云范公下且遠矣病在牀褥又  
如范公唯能此亦謂公惓惓不替若此范公

遇一質僕之質何多耶以僕欲見諸公切知諸公欲  
見僕之心切苟有醫藥可以起僕病諒不忍置之然  
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此有樂女德容爲同居朝夕  
相資古人不多讓又有永嘉黃公石首楊公雲間李  
公錢嘉蔭公昆陵芮公爲隣相與談唾自有可樂者  
足以慰岑寂但諸公聲譽耳目所不及怏怏兩見環  
清脾履閱書及介常兄間有所至者心目燁燁如瑞  
氣生不知在何處而能一一東里平生所慕又不知  
此生待聆其教言語而惓惓不悉



建德縣志 卷之八  
九里之瘠當四縣之衝所至追呼需索無饜民年  
急誰能堪之雖近議民糧僱役稍稍息肩出納  
倉之計也重以軍務方殷征調百出戶口不加益  
出賦倍增如之何其不窮且盜耶夫天下驛傳  
通衢道理適均自無偏累安得由迂僻之徑其至  
四百里無站道之交復疆以勾攝之人任送迎  
之事以此奏聞固明例之所必禁也諸凡海防  
之征出兩稅三限之外者豫請移之大縣則建  
困喪其少紓雖有聲息之虞尚可圖制其之策

曰總理義倉古稱積貯遺利于民者惟義倉為便  
李裨行平糴法穀甚賤則增買而糴穀甚貴則減  
而糴此槩取之于官而民陰受其利也隋開皇中  
民間每秋家出粟麥一石以下貧富無差此槩取  
于民卽以其利歸于民也宋隆興中立賞格以勸  
穀之家此哀民之多以益其寡固亦順民之欲也  
于三者修而兼用之每村鎮各置一倉選行誼為  
所推服者正副各一人典司其事視歲凶糴隨宜  
散或平賈便民或依例加息所在官司各于歲杪

覈其成雖無查擾之煩實嚴乾沒之禁使民富則其  
疆兵疆則戰勝又何外患之足慮哉三日團練鄉  
周禮小司徒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嗟  
田與追胥竭作夫田者習戰陳追胥者捕盜賊竭作  
者以其羨卒盡行也乃今保甲之規回竭作之遺  
與唐李抱真籍戶丁男二選其一爲曹校射盜旌  
山東後尉竇儼請令盜賊自相糾告給賞有差或親  
戚爲之首則論其徒侶而赦其所首又請行新軍  
營之法各立將佐一戶爲盜累其一村一戶被盜  
其一將夫糾之法信則盜無所容連坐之罪  
盜無所脫誠于境內之入得三分之一分曹而教之  
射則勝兵萬數可指顧而集也由是卒伍整于里軍  
旅整于郊戰則同強守則同固將不愈于天籍之兵  
列屯而坐食哉四曰節制屯軍傳曰師克在和不在  
衆未有軍民構釁于內而能禦外盜之侵者我建編  
民大約與屯軍相半夫他邑之屯民皆按堵而建民  
獨受其害者何哉惟南昌饒撫官軍懸寄茲土勢無  
所鈐轄則肆情無所洽比則爭永樂初新軍屯集民

受其積威及弘治間因利乘便而升科安插新增  
之訟攘攘至人惟隸于隔省故也夫列屯之制且耕  
且戰故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卽邊塞之苦  
然誘曰腹裏承平耕而忘戰可也而今值多事之  
召募民兵亦無虛日顧可以軍而自佚乎乞查照  
營操法正餘事例會議題請卽以管屯官兼  
將屯軍餘盡報尺籍一遇農隙卽教  
於城以定屯操官賢否以賞  
命若地方有警分布要害防守城  
規避之際不生法紀常明驕橫之風漸息且  
食其毛固將致死以補其闕矣

答邑

李尾

日食其手固深廷丞以蘇其闕矣  
張敏之烈不主其深常也觀謝之風漸息且  
怒其直難謝安博門前陳成也眼專

答邑

李一

答未東原巡撫書

李一元

鄙人在下邑素稱迂濶百凡利害動以規避是羞自  
公祖臨位至今漫無陳說過辱明臺咨詢備至顧鄙  
人所知僅得下邑利害耳我下邑膏腴之地在國初  
先儘屯軍所遺瘠薄者方付之民邇來累起重科縱  
豐歲不能完稅加以軍日強梁併吞得計訟連隔省  
完結尤難民之積苦于是也非一日矣且在萬山之  
中舊無驛遞衙門亦無送迎之擾自正德末年宸濠  
作亂取兵間道續因饒府上供御器由此過皖一應

夫役之勞民已不勝疲憊兼縉紳不欲涉江者又相率爭趨便捷遂成通衢相距三百餘里無一站道每遇風雨泥塗往返動經旬日貧民應是役者多至鬻妻子棄田廬十年攢造計逃亡者過半即今井里蕭條民無固志皆以饒路為之崇也全仗鴻慈設一令善之圖救濟下邑赤子燃眉之困則公祖功德與下邑山川相為終始視畏壘所以祝庚桑者何異哉

復山雙南按臺書

孔貞時

恭惟國時鰲山帝欽牙簡祖宗根本重地繫老及祖彈壓而奠安之所額頓引領久矣錦堂春晝之餘繡節南指此真台臺移孝之忠錫類之仁七郡無疆之福也不佞款啓茫無闕挾今國家多事疆場不靖徹桑木預于平時蒿艾頓殷于一旦用賦之法行而露根之慮苦總惟台臺調劑之若上郡俗清而近愿民無大蠹賦亦無大逋往者常見剔蠹清逋之法六入下城狐者少而沒出于匪兇者多冷日逃聽風聲



誰足當岸照而頰斤遺者攬轡方新彈冠何量答  
謝復莫已鍊瞻大賦去春嘗一  
此之孤言變計出  
承不謂于  
誰足當岸照而頰斤遺者攬轡方新彈冠何量答  
謝復莫已鍊瞻大賦去春嘗一  
此之孤言變計出  
承不謂于

山雙南對

山良津

序  
贈吳夫尹考績序  
吾建德令吳公以考績將行也邑幕林君其書使人  
來吉水徵余文為贈意謂暹建德人凡民之所欲告  
令之所宜行者皆知之而以聞于侯可也侯之所澤  
於民民之所德於侯者亦皆知之而以張于眾人亦  
可也吾邑自唐宋來衣冠詩禮之族盛無獄訟征輸  
之煩為令者相安於無事如梅公聖俞作秦半山以  
寓高遠之情夫則民思之更其名曰梅公亭遺文尚

存故址荒落當時風景猶可想見元季以來民日凋  
敝不復振永平王公爲令三年士知務學民知向善  
聲動隣邑頌至于今不衰旣而孟公處之以平陳公  
臨之以寬幾三十年百廢未舉侯下車一見寢食不  
遑而以大義率民民驩趨之竭力殫財使學校備而  
士有所造廨宇完而民有所瞻壇祠嚴而神有所棲  
庭無鞭朴野無愁嘆蓋悅以使民民忘其勞此侯之  
德澤爲可張也若民之所欲告侯之所宜行有待於  
選則晚矣蓋侯以誠愛民如赤子民以誠戴侯如父  
母子有所欲豈不能自告於父母父母聞所欲豈不  
能自行於其子而有待於二年之後千里之外者言  
歟然邑有小大民有多寡政有煩簡事有緩急善撫  
字者如良醫視疾宜其方而變通其藥也世孰不以  
煩劇爲難治而不知凋敝之民力少財匱如元氣虛  
弱易於狀傷而保養之者豈不爲尤難哉詩書民之  
元氣也禮樂政之參朮也吾民以少而不暇顧元氣  
以貧而不能致參朮久矣實有望於吾侯保養而調  
護之民或不知告故特舉以聞焉方今黜陟太行進

賢不次第恐有力者聞侯之善又將奪去矧侯又有  
御史公爲子旦夕褒封典下必及於侯則不得終惠  
吾民矣選又不能無私於鄉人地將何以留之且以  
告林君

建德令錢子才卿通儒也余督學兩浙時識錢子於  
稠人中彬彬質有其文言不出諸口而行過之海內  
知文之士莫不知有錢子者余得告歸錢子初令建  
德講余於客邸余具鷄黍相餉酒半錢子仰屋嘆曰  
士不附青雲直須老牖下甬不肖欵欵朴心不能繡  
鞶悅沽聲價宜於民不宜於時士安往不貧賤備哉  
陶令吾師也余曰子初仕安得有此語詩不云乎嘉  
樂君子宜民宜人未有宜於民不宜於時者子持欵

建德縣志 卷之九 序

欵者而壹壹行之卽金石可孚也况於人乎吾憂夫  
子之不欵欵也不憂夫欵欵之不宜於時也相馬者  
以骨耶以肉耶士安得以格拘也錢子默然有間舉  
卮酒前曰旨哉先生之言如斯醴也有味乎不肖飲  
諸中敢不請事以求無負於先生之教遂別去期年  
而錢子之政成上下孚洽御史中丞與直指諸公無  
論檄獎卽騰諸薦剡者指可數焉建之民莫不曰錢  
侯吾父母也吾父母天所錫也遭饑饉四年於茲微  
吾父母何從而全活之吾父母天所錫也相與加頽  
而祝者無間焉此其可以聲音笑貌爲哉欵欵者如  
是再夏之仲錢子將救荒事略一帙走使叩余山中  
貳以啟啟曰小子穀承乏茲邑已五年不幸兩丁水  
雨丁旱最後歲愈稷與吾民數米而炊吾貌瘦而民  
不肥也救荒無奇策自古嘆之不肖敢曰加古人不  
能乎聊以盡吾心竭吾力爾是錄也吾欵欵之衷在  
焉先生其教之余受而讀之至竟乃知錢子之令建  
德憂深慮若古之遺愛莫加焉凡錄所載始末犁犁  
中綮卽不可稱奇策亦不可謂無策也救荒者能如

是吾民庶無為溝中瘠乎夫馬也夾鏡連錢聲價萃  
萃十步泛駕足繭尾結屈膝羊腸志在千里夫七亦  
然七安可似格勅也錢子勉之哉  
（以下文字模糊，難以辨認）

重建應學序

李一元

國朝敬教勸學海宇同風建德亦在畿輔又教素振  
維廟學建自宣德癸丑日久漸敝至不可據支進無  
以享祀退無以居業非制也非所賴於有司也前此  
當事者或憇於表或愆於案子衿之刺弗惜焉逮我  
鹿塘徐侯初謁廟視學述文學先生及諸弟（以下文字模糊）告  
之曰古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謂學之重也凡立學  
必先釋奠於先聖先師謂廟祀之重於學也今若此  
若之何圖之會議工不可（以下文字模糊）與裝必由於衆集建

德故事請於當道而義勸於鄉可奉也侯何上未察  
吾政而駭吾謀下未綏吾惠而厲吾役其可乎曷侯  
其後乃潔衷慎慮剔弊官猷拾年而決書再逾年而  
惠周二年而信孚於上下乃謀諸父老謀諸鄉士大  
夫圖所事於泮宮者食聞而義之相率而勸各輸其  
所有而推能事者董其成若以不預為耻焉侯知事  
必有濟也乃白之當道當道韙之又從而助之可以  
徵義舉矣叩以侯良心之同矣壬子仲秋實維締始  
侯復誅於衆曰

重建廟學序 李一元

之則四子翕然進曰是歌也與魯頌並存焉可也繼  
時侯當考最命召有期請執此以壯侯之行且以志

侯之不朽



惠和凡事關屯戍必正疆理抑兼併以杜絕其釁端  
 先自節約出入如寒素問遺之使不越境過賓于建  
 者館穀輿隸必革其侈劑量公家緩悉諸所調停而  
 以身任其無咎至于興發補助凡別區分使顛頓待  
 版流離轉徙之徒喁喁然還定而安集惟刑之恤與  
 民自新慎于簡孚猶吏豪胥無由上下其手此其注  
 措灼灼在人耳目者三年于茲矣代巡黃小匡公鹽  
 法正洞野公按吏治覆公之賢咸酌民言以示歡其  
 琴曰維茲世名簡而實維茲令功近而德遠緩舒  
 軍民之擾蘇息里遯之衝寓撫字于催科得刑名之  
 教化賑窮卹患補弊興頽庶乎三代之英允矣百城  
 之表建父老榮之因蓮幕梁君輝屬予序其事予方  
 讀禮書不能文然欲頌公之賢誼不容後歷稽古良  
 吏苟有一善皆足以樹績流聲若范忠宣治襄邑收  
 衛士牧地以靖民田朝議是之今公處屯戍非忠宣  
 之遺意乎若蔣欽緒美政流行郭子儀出軍過縣不  
 敢責其供億今公處乘傳非欽緒之遺意乎若何易  
 于在益昌會摧茶利竟閣其詔不忍愛一身移暴于



民今公處額外之征非易于之遺意乎若常景駿拯  
荒河北躬巡閭里教導撫循民免流散今公處水旱  
非景駿之遺意乎若陳獻肅以寬聽訟率得其情而  
澄心之學實爲之本今公處獄訟非獻肅之遺意乎  
之數君子者各執一善以重當時傳後世而公實兼  
之公宜可以自信矣予曩在京師見侍御陳海山公  
公鄉人也道公之素因出示公書蓋勤勤商榷建人  
利病先是海山公署吾建其良法美意一一繫建人  
去思公嗣循其懿矩又能與古爲徒而且歆然自視  
卽公所存至豈常情可易測其功德所就豈建人能  
久私其福庇邪公行將柄用親質海山公必以予言  
爲不謬云

公宜可以自任矣  
益不羈云  
入逐其麻孤張公於排林用賤寶山公必以七年  
頃公復於主豈常制可愚此其心辭也

送果泉顯公推守鄭州序

李一元

公之任五池也七年于茲矣半拂郡邑一  
不其乎且重來此惟恐一朝遷去公久久不替  
惠益深能益該闕望益彰乃今被命推守鄭州  
公之年勞而僅權之鄭為鄭非為公也銅慶令高  
公之謂也公屬乎言為公贈予信公之廉而  
公一人造於此其肯虞書命德曰簡而康周典以  
敎曰其之治也民之命也而治理出焉夫治  
元於養之其文錄之其必保之此康史之所必為

夫此則必不能為也昔人聞歌鄭謂其細已甚民弗  
堪也試思今日之民得無弗堪者乎于是乎因民之  
利而興之察天之害而去之使之自任其能自適其  
力如是而猶弗信也記曰鄭聲好淫淫志比  
乎慢矣試思今日之聲得無比於慢者乎于是乎正  
其聲綸平其好惡使之反情和志息繁極風如是而  
民信于下信也昔在古昔聖王之治天下有成阜之  
德也甲夏與匪謀也今則不然矣其德可以積  
其德可以積其德可以積其德可以積其德可以積

夫此則必不能為也昔人聞歌鄭謂其細已甚民弗  
堪也試思今日之民得無弗堪者乎于是乎因民之  
利而興之察天之害而去之使之自任其能自適其  
力如是而猶弗信也記曰鄭聲好淫淫志比  
乎慢矣試思今日之聲得無比於慢者乎于是乎正  
其聲綸平其好惡使之反情和志息繁極風如是而  
民信于下信也昔在古昔聖王之治天下有成阜之  
德也甲夏與匪謀也今則不然矣其德可以積  
其德可以積其德可以積其德可以積其德可以積  
不固乎不信也夫惟廉則信而信則廉則廉則信則  
廉故能教民惟廉則信則廉則信則廉則信則廉則  
入造于廉也予嘗以三者之備于鄭也一人要公孫  
論也微與人之爾則教養廉之矣至于馳詞執禮  
以當大國之鋒壤晉之垣而却楚師于野其所以保  
己者不既多乎而其言曰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又曰  
苟非無補之難立而舉名之思公之廉固將取

是矣夫鄭之民三代直道之民也公誠大造于  
鄭乎知飲善揚休必有好賢之至者繼表者其為令  
也尚焉請書以稽鄭志且以寄池人之去思云

壽陳恭人序

檀良翰

士君子譚道理權是非動輒謂古今不相及每見孱  
懦庸流卽目為婦人女子嗟嗟吾道習譚大都如是  
殊非通方之論也夫今人信不如古人矣其間苦心  
操節庶幾古人者豈少哉婦女信多常流矣其間超  
邁流俗庶幾烈丈夫偉男子之為者豈少哉但多淪  
伏草野無有為之紀傳叙述者以故湮沒無聞咎在  
吾道顧可謂世無人哉予姪時中婦陳士族女也歸  
吾門二年姪亡姪孫武臣生始數月方是時族人雖

素識陳之賢未嘗不竊憐其少寡臆其不能立也陳  
既寡卽矢志自持寡靜貞一勤儉莊敬垂三十年如  
一日未嘗少衰今年且五十終身可概睹矣且撫育  
武臣朝夕訓誨肅有義方武臣出武進士署官揚州  
清介有能雖其自植而陳之素教端不誣也以故鄉  
族信之庠校舉之觀風者旌之是婦女之行丈夫或  
未之能也詎可於今人中求之耶嘗聞烈女傳隋婦  
善果之母崔年二十而寡有欲奪其志者崔抱善果  
日歸入再無見男子之義棄兒不慈背夫無禮竟不  
能奪撫善果年十五爲魯郡太守崔猶朝夕訓戒善  
果以清吏名今陳之事與崔無異曷謂古今人不相  
及也耶今武臣爲母稱五十壽族人舉欣然徵言賀  
之族人皆可謂樂善矣雖然爲臣而忠爲子而孝爲  
婦而貞皆天理民彝之不可已者予老矣願族人各  
自勉旃以忠孝淑其身以陳之節之賢勅其妻若女  
使後世立言之士各有所徵述顧不備歟如或羨人  
而忘自責而憚自脩爲婦女不齒矣母論男子爲今  
人亦難矣母論古人卽登陳之堂且覩然愧死族人

其務深味余言哉

之倫歲歲挾重以深侮命吏奸蠹交為利值而輒破  
家以死侯獨整約調劑能使獮獵回心鷓鴣革響而  
力改屯兌永利百世當途虎冠不敢逐羶聚蟻而苦  
吾民則侯力也灾若天行旱魃千里蜚蝗渡江而侯  
束躬省顛不啻以身為犧牲精誠之極每禱輒應蟲  
鳥効靈京坻峙積天若為我侯私焉前此無侯而吾  
人若後即有侯此斃斃者如饑如渴何得即晏然無  
害也而侯今且去即相効卧侯車轍下再借寇君一  
車可乎則又有言者曰是不然夫率百里者不啻南

面諸侯卑之以身為壑都豐食腴享有佳麗之奉高  
 之擊斷為雄結納取携軒輿烜赫重自喜負而侯淡  
 然漠然琴鶴為伴絺綌為裳脫粟麴糶糠覈不飽獄  
 市無擾庭可羅雀聲名異等已及格矣終日不見厲  
 恣之色即長子孫於我邑無恨然我侯獨勞我侯獨  
 苦矣申丞御史臺爭下尺檄趨侯行正欲以生吾人  
 者生天下即我等安得長若侯而欲侯為私耶  
 江大夫進而口是員不然留矣六等各  
 行野于

海之南有貪泉信乎曰然夫吐珠之魚生玉之易  
 遊風之檀通天之犀翡翠丹砂燦牛果馬文石沉水  
 之屬則粵有焉以及澳門之藏瓊島之蓄四海外國  
 珍奇畢聚即所為貪泉也而夷齊不易也廉泉讓水  
 有之乎曰然夫陳聘君芥視軒冕淑徒公卿于天子  
 之前而海中介以淳安小吏觸雄要如批犬彘丘文  
 莊犬馱偉負以堯舜之道建名世之勲甘泉涓崖俱  
 以理學名流高步霄漢是皆風節矯然追蹤賢聖即  
 所謂居於廉讓之間者也而侯之光世有忠簡公者

歸然南宋其勛名氣節冠冕百代祠之海陔奄有全  
粵迄今七八百年光景嘗新文人代起政與諸賢後  
先頡頏今在我侯矣然則侯之淵源固有本哉今之  
世風習日深人心日壞廉耻薄而忠義微挽回振厲  
上之係於宰相下之操於言路所以昔人不爲宰相  
則願爲諫官而非有持世之心包世之量風世之節  
不脫一意僥倖以圖功名尚不知有廉耻事又安望  
其却首殿陛與宰相爭是非天子論可否耶我侯淵  
然穆然進退疑一真有招不來麾不去澄不清滄不  
濁之意惟我侯立交戰之間從容諷議必當以培養  
爲先興起爲任忠厚正重舉消偏黨無前備業當與  
海珠並峙忠簡比隆矣下里微賤無當鼓吹以比於  
昔崇之頌則不足以効岷山之泣則有餘余不敢煩  
稱僅以粵東山川人物之盛邑父老履戴歌舞之請  
合頌我侯僭弁其首而附之以詩用代歌驪敬申祖  
道龍門高峙海珠如廉讓之間君子若不信貧泉能  
濁士祇今蘭水有懸魚千年忠簡光序史百代賢裔  
起舊書見說浚郊旌承賁佇看鳴鳳躍天衢



蘇勤以粵東山川入妙之孤且父未與煇燭之肅  
日崇之眩眼不以以峻山之高則亦餘不效取  
前耗道神虫簡以劉突下里燦金非當姑刈以出  
然火興法數并志以江東津能前黨無前前業當  
國之真聲非對立交遊之聞於答爾歸必當以韻養

家弟開仲懼思草序 孔貞時

余家沐與家仲季僻棲村落無詩酒友惟環牆有山  
負屋之陰松林千樹平原溝澮開坐然如練鳥聲時  
悠悠入韻常與家仲季手一帙隨意籍草而坐詩書  
外絕無他嗜好家仲力能勝酒每小倦以酒灑其神  
神愈王止下圖史或含毫落紙栩栩意得也余不善  
飲時烹茗茗數盃相與對語而每取其含毫落紙栩栩  
栩栩意得者反覆咏嘆之覺芬馥之氣滿於山谷清越  
之嚮諧於松篁不能窮其至而盡其變余亦栩栩意

得也夏杪余入長安紅塵十丈體骨多俗架上有書  
尊中有酒而勤思赫時蒼翠烟靄松風禽語與家開  
仲所爲含毫落紙栩栩意得者祇添池塘春草之夢  
一日家仲郵寄懼思草同門友劉俊卿黃經甫在坐  
余出而咲曰今日彷彿與家仲語而如在余家山谷  
也出君曰是則然矣而余亦彷彿與君家兄弟語遊  
石家山谷而芬馥清越之外疑別有物焉注之而真  
本足以盡其變而窮其至也神心恍惚經緯萬方劉  
輪得心承端用志能下之臨臨四顧其思其有不  
思者存乎開仲栩栩意得也懼思云  
獨三年拜賜開  
仲固別有取耳矣余因識以語家仲



文體則正一代之本體所關者頃皇土申飭功令禁  
僭佛慎去取勅諭有加豈其軫念獨在文章誠不勝  
世道人心之慮愈趨愈敝而懸聖經賢傳之旨以爲  
之謗庶幾乎人無異學文無異尚可挽前道同風之  
意而臣奉命衡文欽承詔旨敢不益虛其稱才而在  
發其軌功令矣其弗軌功令而稱才者弗在發矣雖  
然臣取者文也他日亮工然載卓然著於用者即所  
關一代之治體也敢遂謂不負所舉乎臣恭觀皇土  
守其鄭重官方每於薦舉一人遷轉一官猶必慮

其慎矧多士需次服官亦其亮工然載之  
月以能盡得之他日何益於國且以太祖高皇帝  
聖文神武廓清中夏有萬古帝王之功而治則純用  
經術故於開科取士規畫爲獨備列聖相承久而不  
失重無異洽道化蒸蒸維時堅鴻致遠之士比肩接  
武夫獨非此制科之文哉乃至今日疆圉多故才不  
能效一官辦一職使天下徒咨嗟嘆息於所課也將  
何以爲國得人而使制科以士重哉邪說淫辭害於  
其政仁義之人其辭藹如則所操衡繩以去取之

蓋有體焉在上為王制在下為黎獻而學術純疵人  
品邪正治道汙隆莫不由之此非可苟焉而已矣歐  
陽脩知貢舉黜劉幾豈不惜才所惜者體耳而所取  
士氣節勲業一代稱得人為極盛臣即才識遠不及  
脩顧為國家正文體求端人意乃不後於脩而諸  
冰浴治化感奮明時久矣能遂無聲實相副志乎  
言之有赫成自信之先資難進易退靡驚於  
捷徑先憂後樂繫繫於溫飽之私圖勸士  
異同之岐路豈所建豎直  
體國何念不與以此分  
何事不濟則我皇上所  
以及內治外攘得人則理先天弗違夫固可於十年  
預券之矣語云朝廷有教化則士人有廉耻士人有  
廉耻則天下有風俗臣向所謂文體與治體相關者  
於我皇上之道化薰蒸風雲□感也益信臣行能駕  
下蒙皇上拔濯眷遇至隆雖捐項踵不足報萬分一  
倘得士焉可以備他日亮工庶載之用臣藉手以定  
罪戾並得附於以人事君之誼詎不有厚幸焉



委蛇哉卽以余之習何侯也日與邑之父老子弟也  
謳歌焉然何敢以三代之直而混諸毀譽之口乎  
有之狼跋其胡載寔其尾言涉世之難也又曰亦  
凡凡曰德音不瑕言賢者之天定也世無賢者則  
賢者天也非人也巡南國侍御史遲君因世之所稱  
賢者也一旦破常調而薦何侯不惟信予并以信  
其信余則曰是不妄譽人者也其信余并以信  
曰是真能不使人妄譽者也侯爲建幾三年矣  
以建治建實以家事建微輸緩急夙夜匪懈

就誠實誠必中厥情如自理家之曲直與賢毓德  
怒伊教如自訓家之子弟苞苴不入四知皦然  
守家之清靜侯之治建不過侯之家專治耳終此  
能彊上之知不亦所稱難之難者而卒以此受  
遲直指就謂古道不可行於今哉夫今吏治之  
賢者弊耳若夫漁獵於民以脂膏要路怨讟在  
榜在上亦奚取于身處脂膏而名播循良之間乎  
問之政可以孚民未可以獲士察察之政可以市

未可以愚民則今吾邑所以受惠於侯與侯所  
知于侍御者皆相感以天而不參以人也然則奈何  
以譽侯哉如有所譽其有所試余亦猶行古之道  
竊附于斯民三代之直而已矣又何論上之人有知  
侯不知侯哉雖然吏治之弊與民生之患交相念  
西北困邊東南困倭中原困盜賊閭閻囂然喪其樂  
生之心久矣乃今桐邑又報震憐憂未歇也藉使  
若從者布列四方而又有勿掣其肘勿奪其時勿  
悠悠毀譽之口如進待御之于侯者太平不  
間乎此則賢者不求人知之人不可不知賢者請  
質之吾鄉鄭大司農徐憲副二公亦猶行古之道者  
曰史氏之言是也遂書以爲侯賀



曰安尹之言其也殺言以盡其賢

費之奇機濶大何費愈惡隔二公衣除許古文遺法

聞于此則賀者不來人取之之人不可不取賀者詰

孔青城天中平寇序

陳際泰

今天下禍難殷流民半剝于寇而中外為甚天子方  
求文武兼長之士而用之以靜一方難甚之欲使儒  
生挽強此雖不得已之極思亦猶行古之道也古之  
士大夫無不善射者春秋長狄僑如叔孫得臣射之  
以婦則未知其之晉者也語云射不主皮為力不同  
科夫無力之人皆志于射則射者遍天下矣古之人  
往往如此故曰亦猶行古之道也然善制寇者不恃  
武節之強運用之妙一心而已膽者用武之主而以

忠孝之心明智之心時舉而馭之前無橫敵矣青城  
孔公之治汝寧以捕盜爲官今日之盜豈受官捕者  
國家費鱗玉費尚萬之劍費置制使大臣幾位費大  
將幾員費材官健兒胡騎越騎樓船下濼之衆數十  
萬費金錢百萬費時日八九年以捕此盜盜竟奚捕  
也青城公坐板輿披白紵意思安閑如不欲戰賊風  
一方畧於公所守地撓而避之曰備者乃有此人且  
爲撫我必孔公而可嗟夫公恂恂長者而安若安  
而天而發之乃在丘塚之內以射求公豈復有公

動能使勁賊長備如此此決非苟然者今天下誠行  
非公者數十人而用之天子豈復憂賊哉而一切不  
得已之法亦可無設秦素欽公名而齊年友張君黃  
月每晤輒稱公不去口日子可無一語因爲書其卷  
後如此



慨於中謹仰承孔師相鄭太宰兩大人嘉惠桑梓至  
意遵奉院臺頒行冊式將本縣應徵本額及後來增  
加各項本折錢糧彙成一編名曰賦法刊布全書頒  
發各都里排甲務令通曉嗚呼民苦艱食軍門發庚  
撫字之心雖有餘催科之術苦不足建德僻在萬山  
九里三屯民貧土瘠連年荒旱所幸錢糧不多然後  
來增加較之原額已倍蓰爾窮黎將何應之本縣經  
守功令除額解軍需額增糧餉外絲粒不擾務期爾  
民安堵樂生無致興歌於頌鼠庶不負求牧與芻之  
本意云爾昔崇禎壬午仲冬日

本意云爾昔崇顯壬午於今日  
不負承教與  
承增州牧之原額已倍最爾爾將何應之本籍  
九里三屯民貧士庸連年荒旱  
撫字之心雖有餘惟利之補苦不足  
下以公餘額解軍需額增糧餉外  
不擾務期

徐廷宗

徐廷宗

余治兵臨淄鹿鹿歸里快讀君培戎政先知一編其  
日序曰知兵者必不言言之者非知之者也噫嘻若  
培猶謝不知也歟哉蓋聞水戰肇於孟津城守彷彿於  
卽墨旂幟符於丁甲射法衷於劔經凡諸遞變遞新  
從未有舉其契者君培歷歷在掌也噫嘻難言哉唐  
虞無掌兵之官寇賊奸宄士師執之也耳其時無大  
戰爭卽或用兵勝則休矣攻不再戰不三卽不言軍  
旅也亦可耳食者委之曰問陳不對聖人有所不知

也夫不知也矣卒然而當萊人之衷甲何以待之武  
 侯有言善理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固也  
 然槩古今陳法能出臥龍範圍否人第知四正四奇  
 為八陳不知握奇之數寓於地勢共為九陳即九夫  
 同井之制也則五丈原之經綽夫非寓兵於農之法  
 神而明之乎故曰存乎其人談何容易三略非素書  
 也地上之書起於原始終於安禮發於留侯屬續枕  
 中誠以不神不聖之人毋傳焉噫嘻難言哉君培蓋  
 曰微斯人寧謝不知焉已矣

延德系志

卷之九

城幼而受書先生長者或舉近古名臣相告訓如  
 魏公范文正公司馬溫公輩皆誦述其盛德大業  
 數不盡即間稱通鑑潛虛諸奏議固未嘗一語及  
 詞也已稍長博涉群籍得安陽集與兩文正全集  
 復覽之則見深理訂謨豈徒見於大篇長牘所謂  
 義道德如饑食渴飲兵農禮樂如婢織奴耕已哉即  
 五七言韻語都自成家高者韓吏部次亦白太傅懿  
 雅雋勝未嘗不可為詩人也惟是公德業盛大天下

後世見其人不暇及其詩所謂人掩其詩爾苟相自當傳也吾師蘭水太宰鄭公自起家循吏游歷上卿南北乘釣公孤爵秩其生平清修律節幹國備材如所云填空頭之勅救一路之災者殆不一詳而故以屢櫻章蔡之構幾題元祐之碑此正與韓范司馬先後于揆蓋其儀刑在君子其愛利在斯民而立朝梗槩亦略見於前後奏議中天下以為古大臣之足傳者如是已矣城近得過讀巢雲諸詩則見夫長言短韻並自離奇淡墨踈行皆成勝義正不必遠倚尋

劉之牆近入李何之室而孤行一意吐語即真所稱吟性情而備風誥固誠詩之教也公視詩文小技何啻雕蟲宜不屑屑意而詩又足傳如此此與韓范司馬復何以異夫公與韓范司馬同者以其人不以其詩然以盛德大業如是而能為詩人則又同城伏讀而私論之夫人有短所以見長江總王維真以詩名者也舍詩無可名焉者也公與韓范司馬不以詩名而詩自傳焉者也城故從史公子思昱輩刻行之俾世之得讀公詩者猶之城曩昔之始讀安陽及兩文

正集而慨想息謂大臣名詰之不可一端盡如此也

巢雲 劉尾

唐詩選序

昔人云詩以道性情所謂剛柔迭用喜怒分情志動於中則歌詠外發此何以徵焉夫黃娥自帝之清歌卿雲明明之唱和雖構由仙聖然康衢擊壤塗謳不乏於時文字肇興典謨未備愚夫愚婦蚤若有諸於奇而循于律者不謂之性情不可也乃子與氏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夫三百篇之比於六經繇其上布德吐和民生暢遂故發為吟咏可被管絃遠政亂民戕下方作舌北山之不暇尚安能嚼宮徵調商羽哉



觀於楚騷之變雖其忠諷制但含蓄深婉不失爲詩  
之可以怨然反覆連彙複襍無倫則性情之屈遏可  
思也漢興稽古弘文大風之作英主披懷柏梁之章  
諸臣獻和一時能詩之士駸駸輩出故五言爲百代  
宗六朝迭起世不乏人雖陳隋以還較建安正始未  
逮要亦五言之長城矣李唐開基專以此道羅賢承  
風象指者靡不爭妍獻異以求售其奇故此撰結之  
靈巧鑽思之精工取材之淵博染著之鮮華體裁之  
完備可謂無缺律古後掩來今如季札所云觀止者

於謂是矣夫詩之在唐實稱最乃于鱗評五言古詩  
唐爲無又覺少負不知漢以來數百年文人才子之  
精英攻於一體故令後世無以加猶四言之在三百  
篇卽漢魏諸公未免有貂續之慚也然則古體雖稍  
遜先哲亦何病其爲絕盛哉況音律調韻論始休文  
梁齊以還尚多舛節至唐而大暢厥旨夫帝之命夔  
曰聲依永律和聲數千年來至唐乃能悉協宮商而  
不愆於律則不惟軌王迹且暢皇風矣無亦天地之  
氣運將開一代盛業而上之人又復提挈搏挽故人

之飲食寢處以之蓋融和性情於其中乃能極其力之所至以垂不朽豈偶然哉余未能詩然雅慕此道  
西擇其當心者若干首集成卷帙昕夕玩味豈敢謂  
妍媸有定論哉亦由性之所嗜聊以自娛吾情而已

壽池州顏太守序

代

江 桓

蓋惟聖人能與世推移遭時定制或緣法而治或解  
絃而更張之二者不同子以息事寧人其義一也古  
者海內殷富煙火萬里百姓有百年不見兵革之時  
然朝廷必選用名儒典領大郡使之本經術以制事  
參禮法以訓人然後可以居一方之表為千里師今  
天下何時哉方隅甫定出膺州牧者皆武力有功之  
臣屠繒崛起以馬上治之肆情剛烈此無異使狼將  
羊不可以為理天惠南國燕山顏公輟秋卿出守擁

一麾而適淮吾池池幸矣然我公則曰吾治池吾治  
一池歟哉今天下皆剛滿而競之時解繁密還漢輕  
法務用安靜而已欲湯之澹一人炊之十人揚之其  
可得乎絕薪止火而沸羨息此與世推移之治雖聖  
人不易也而况今天下中瘠莫池若孱莫池若弱子  
嘻嗚安在慈母操箒而後能勝任愉快乎故其閉閣  
卧理責大指而已不肯小長孺之手東海也此丞掾  
之任大戶豪彘則老子事文淵之于隴谷也移風俗  
鳴孝義戒民成集忠定之于蜀郡也任吾所長事無  
不舉永叔繼孝肅之開封也吾池兩載來官府若無  
吏亭落若無民斯治也苟繇池以推之天下雖烟火  
萬里百年無兵革之樂何啻焉雖然公之所以致此  
不煩其道惟一廉而已昔周官以六計弊羣吏之治  
總歸之一廉蓋敬正法辨善能六者非清不可故取  
義于廉雖周公亦曉然知廉之足以該羣善也今夫  
不廉之人必不能安坐無爲以待賄之自至故有訟  
牒則有勾攝有勾攝則有獻朴于是堂下堂下若沸  
羹然而總以濟其不廉此豈可以例閉閣卧理強起

班春之太守哉今天下吏治之所以不古若者不廉  
故不靜而已用顏公之治以推之天下與世推移太  
平可立致也雖然公豈必體堯蹈舜然後乃理哉吾  
池非無事之區襟帶山河與宣饒接壤萬一有方清  
陳莊之事以秋浦扼衿要得者公文武張弛之道有  
餘裕矣余老病伏萬山中頗習山家事有獵人過問  
焉曰今幸矣曩太守執狐裘獻豸之義符牒紛然一  
縱耳吾不得而私焉今也狐貉以居吾職若事而得  
以享若太守之賜也噫此亦吾公廉與靜之一

徵也廉則寡欲寡欲則精不搖靜則無爲無爲則神

不淑公之壽又曷有疆焉晉吳楚豫章蓋九年于茲

天延表數千里襟帶之間江塗如練天子以爲元老

有壯翁方倚以人上十

善怒天子重

南州之人數

公者不可得

而世

平可立致也

池非無事之

陳諸之事以

餘休矣余老病

焉曰今幸矣暴夫守執孤表獻新之義符謀紛然

不難公文壽又具南甌誦 孤路以居吾職若事而

送總督三省大司馬馬公赴內召序 代江桓

乙未春大司馬馬公持節督吳楚豫章蓋九年于茲

矣延袤數千里襟帶之間江澄如練天子以為元老

言壯猶方倚以久任資其卧理公謝以例當引年辭

蓋懇天子重遣老臣意將召致闕下優以殊典于是

南州之人數千里奔走號呼謀所以信處信宿夫我

公者不可得乃相與歌九戩之章冀其無以公歸也

而羣來徵言于不佞余蓋先是江南甫定遠方之能

疑者並舉爭起朝廷簡南安洪公便宜綏靖南安公

故余雅游奉法順流几所規條類若畫一南州梗之  
尋輒以召去廷臣簡代者難其人皆曰非馬公不可  
公始至則慨然曰新造之邦羣情沮貳人豈盡孝子  
順孫乎以武則忿而憾以恩則驕以肆赤子龍蛇翻  
覆間間不容息也若使以南安公所誠爲平平解而  
更張有鳥獸駭耳載其清淨與爲寧一其守此勿失  
哉于是簡節而濶日不窳切之長養以兒子憊心罷  
精磨以歲月譬之作室宅南安樸斷公塗藤焉且也  
與爲祿席與爲牢厨使安集還定之家旣歸言矣又  
起而肉之雖以余陳人伏處深山四郊不響擁絮無  
慚公之賜也前年扶杖入山聞父老言公身騎巡楚  
豫間所至大帥皆帕首袴鞬弓鞬服矢插房將迎道  
左公不與爲苛禮蕩佚簡易戒郡邑不得盛供張停  
車余邑者三日夜民不知宿焉開門飯護卒無敢入  
其簡肅如此長江數千里首尾率然有姦竊輒壞其  
機牙不得發水波不揚者蓋九年如一日矣三湘一  
帶南安公制其上游公從中扼其吭犄之角之天下  
事尙復何虞哉嗟乎江南卑溼之鄉土薄水淺民愁

整隘往者皆上茂弘弘獎風流頗足以休養生息或  
曰公之清淨似之無日用之益而歲計有餘史贊茂  
弘矣然而澹遠爲懷清談卒歲其弊也弱而不操不  
如公之吏幹精勤也朝廷仰給東南漕粟曩歸太沖  
治石頭時自建業抵京峴樓雉相望糧帛接濟道  
者纏屬朝廷嘉賴焉或曰公之幹敏如之然太沖深  
文鈎剝下多咨怨以視公之寬小過總大綱十載間  
溢恩江歲又不可同年而語也明矣朝廷方簡布文  
武感風知大體者使優游廟堂儀刑百辟公之歸也  
舉世加寵焉吉甫之頌曰式邁其歸唐人之送詩豈  
必以來字公豈能爲我南之人延信宿哉無已則  
仍爲歌九戩之章曰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  
公兮其少留





以願我侯者何物不喜悲者何自封國孔棘鬪沸市  
囂行軸戈矛利丁閭閻民日散而賦日增不有我  
侯誰為沃無藝而滿中飽者必歲不登人饑相食皇  
皇歛糶梯航千里緩急而人啣媮之三年之間瘦貌  
顰面以勤吾民民無土色翳惟侯之以矣前者虎臣  
不戰信然千萬衆介而馳掠財賄殺人無筭而侯鎮  
之以靜備之以嚴要束櫟縱縑在手故潯郡所當  
孔隧殆于井堙水刊矣而吾邑少安今軍書旁午風  
鶴時驚不有我侯誰資彈壓天子重清渠弁給計慮

於時非止材非慎選基非厚築於大任非勝速成  
血易毀於財用弗繼於是規弘麗以完尊相棟正以  
協吉構堅貞以固本勤工藝以考成諸凡禮器樂器  
以及號舍橋門莫不葺舊圖新工洵其美矣其丑仲  
春以次而畢侯乃率衆而落之而想其為國之基  
貌之輝羽籥與宮商之樂水光遠射之輝輝於大  
映乎文明洋洋其光也夫侯之德也夫侯之德也夫  
夫請文學先生為之記其德也夫侯之德也夫侯之  
於信也我輩能忘情於此乎夫侯之德也夫侯之德

遂授簡於陳子夢賢勤子... 行江子文博  
 過留都屬余頌其事... 頌非所  
 得為也效風人咏次之... 星真翼  
 聖門應時而闢與道俱... 亦不... 亦不...  
 化原復流教思... 兩廡方... 是處既... 而植... 作...  
 維賢赫赫聖靈維天所命祇奉明禋克念作聖濟濟  
 多士聿來胥宇適觀厥成實維義舉濟濟多士駿奔  
 在廟曰求厥章實維政要食之不置教之允減樂只  
 君子邦家之光... 維民  
 之 朱永寧縣太君傳

證盟也遂書數語授顯光走四方願諸君子共助成

... 左... 右... 博士武騎尉王... 左... 右...

朱永寧縣太君傳  
 左承議郎充梓州路轉運司勾管文字雲  
 騎尉賜緋魚袋檀宗旦撰  
 左承議郎行  
 常博士武騎尉王誼  
 左奉議郎秘書省正  
 字武騎尉王柄正字  
 太平而夫寸  
 太君樂氏池州建德人也曾祖度祖褒父倫世習進  
 士業皆未仕而卒父卒年尤以而夫人年二十一適  
 禮方其在母家也事寡母以孝聞及其歸檀氏也事

朱永寧縣太君傳

左承議郎充梓州路轉運司勾管文字雲

騎尉賜緋魚袋檀宗旦撰 左承議郎行

常博士武騎尉王誼 左奉議郎秘書省正

字武騎尉王柄正字 太平而夫寸

太君樂氏池州建德人也曾祖度祖褒父倫世習進  
 士業皆未仕而卒父卒年尤以而夫人年二十一適  
 禮方其在母家也事寡母以孝聞及其歸檀氏也事

舅姑及其夫以恭順勤儉接其內外宗族以禮敬慈嚴同居異室之女子有孤幼者未知女功之事與爲女之方孜孜教導未嘗有懈意至如紉縫烹任或以身爲之未嘗辭其勞歸二十六年而夫亡乃號泣而嘆曰舅姑老矣諸子尚幼爲之奈何然其土承下鄉愈有禮而和治諸子尤嚴而誨厲教督必於文學故諸子不失爲善士夫人生五男一女宗益爲通直郎宗孟宗傑宗元宗哲皆爲進士而宗傑少亡女適進士章國諸孫男十一人儒份偉仲价球仲倬仔

其間多以從學爲務孫女六人曾孫男女五人俱尚幼夫人以子之祿封承寧縣太君享壽七十有四以元祐八年四月十九日乙丑卒於家卜以紹聖元年十一月初一日壬寅葬於本縣龍潭之步頭山也夫人平昔好誦佛經

急於物無所玩於財無所蓄故其爲女也有淑行爲婦也有令名爲母也有賢德矣宗且爲姪素知夫人之行謹叙其實以爲傳

其間委以災學公於經文六人曾將畏女正人具尚  
 故夫人以子之志往來學太僕事壽士十歲四以  
 元祿八年四月廿六日壬午卒於家年以壽聖八手  
 十一月既一日壬寅葬於本鄉之北山出夫  
 人年三十九歲其子一曰... 其子... 其子...

大叅鄭玉鑑公傳

禮部 凱

中大夫貴州布政司左叅政前巡按山東遼東監察  
 御史鄭公諱景曜字拱南號玉鑑唐司徒傳公宋副  
 將舜臣公之裔明賜御史行中公之第三子也幼穎  
 敏卓絕磊落不群遊邑庠嚴陵項先生來教于茲嘉  
 其器識日相講究經史時鄉人猶沿故習公以吾邑  
 舊衍文獻宋元先輩曾取魁名追踪自奮居常受易  
 于丹崖洪先生得馮省元勉公易稿聞見駭多永樂  
 改元癸未科領鄉薦甲申登曾榮榜進士丙戌四年

授江西道監察御史入侍文皇正言直節權奸不避  
時章外臣風憲之選文皇親放出按山東風裁凜然  
紀綱振肅再按遼東密察奸臣等人甚危之公曰食  
不避難忠也自便身圖恥也方受命時已知有不容  
不自効者今日之事苟利社稷死生以之遑恤其他  
由是隱伏悉得處置成宜一方帖服無敢踰制者事  
奏朝列仰服文皇嘉之諭曰爲御史者當若此循授  
封父母癸巳下母夫人憂丁酉起復加散官調山西  
道從父及戌貴州缺藩憲上以貴州肇設之邦

未洽簡拔廷臣之賢能有聲者授之乃擇點公名  
貴州左叅政公至政清令肅訟息民蘇邊境載寧宣  
德丙午元年入覲誥授中大夫賜宴鈔米羊酒庚戌  
勅回巡按御史王子沂考察屬司官吏賢否無謬舉  
劾彈孚壬子湖廣算子地方被苗蠻劫屯壘爲民害  
同總兵都督等勦捕公曰賊悍而詐掠我良民爲翼  
倘急擊之彼必以良民捍我是以我兵殺我民也我  
且備之困之令自解退不兩旬而獲首數十餘皆降  
散捷聞勅進階一級加俸久任十八年休養生息疆

圍宴然乙卯例當進陞以年七十屢疏乞歸蒙恩嘉  
允賜帛馬以歸宦旅蕭然蓋歷事四朝官膺兩秩入  
侍出宣三十三年而勁節清介如一日也正統戊午  
春丁祀公雖告老亦夙戒祗事黌官是夕家回祿  
歸嘆曰先帝錫命祖遺譜牒少師先生銘父之文俱  
盡可奈何若廢典乃常理耳何足惜也已未學宮宴  
曰呼子孫謂曰吾家世有顯貴而俱不厚業產蓋清  
白耕讀吾家傳也我今博一官亦畧無一遺亦欲爾  
等繼之以壽吾鄭氏服耳聽之識之遂終身平既公

忠賢思公之成冲淡其性孝友克敦芳步先哲光祿  
長人牙冠鐵簡朝宇揚清薇垣魏座謳歌載寧宦途  
清況秋月寒水受知三朝詔勅四膺賞賚殊遇致仕  
歸榮優游桑梓家邦景行誠鍾山川之麗而卓哉名  
世之英耶是為傳





時朝廷新制置貴州司府擇有才能者往克其任公  
與選授思州府倅貴州遠在天末官僚草創惟結鳥  
語非人所居公怡然曰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  
吾何爲擇地而仕人間所以治驗者公曰萬物並生  
類也夫類無貴賤性無好惡其以小大智力相制非  
其性也故聖人恃道化而不恃智巧時有計徹累漢  
蠶桑金蟲等苗互相攻殺日爲民害公格之以恩信  
之以禮義訓之以詩書立學校陳綱紀使知孝悌  
尊君之道而又爲之均賦役勤撫字潔躬愛民

九載一日公考績當遷其民重繭萬里詣闕言公廉  
介豈弟狀乞復其任宣廟初登極銳精治理謂遠徼  
之民不憚跋涉必其撫字有道其遣往任子正五品  
俸以優之且顧侍臣曰古人制祿之意有二曰優外  
官優小吏優故老優外官勉其治民無侵於下優小  
吏俾其廉潔德故老尊其宿德州縣官之賢者允朝  
恒加祿矣通判外官可不優之乎此又公之殊遇也  
宣德二年上念公久勞於外詔還將大用黔民保畱  
者九四奏不報擢應天治中應天爲京兆三輔地事

煩政劇公以清德通才佐治京兆內彈肅而外拊摩  
士論翕然倚重嘗以公事過蛟湖富民徐昂雄於貲  
餽致千金公峻色麾之嘉禾揚公贈詩曰試問蛟湖  
遺金事若何貪夫不厚顏蓋實錄也三年考績大中  
丞上其功天子嘉之錫之誥命有益勵清慎之語府  
丞缺小民借寇如思州乃晉公秩如其請公正可直  
躋公孤而旋以未老丐身再請乃允公歸益貧徜徉  
田里林居二十九年蒙賜資復其木戶差徭稱異數  
焉公固艱於嗣而神明清肅老而不衰六十七歲乃  
舉子復連舉八十九歲乃歿猶見其次子拾芹上宮  
今書香聯綿代有雋人公五世孫文斗蔚然振藻以  
家累清白恐其先世名德湮滅弗章因按家乘所載  
故老所傳與夫名公碑銘所遺錄以示余小子參六  
鄉有賢先達而姓名不列于瞽宗芳徽不顯於來襮  
後進之耻也乃爲撮其大凡補傳一通以歸之其大  
者猶有叅權璫一疏慷慨切直忠憤凜然遺草存於  
家公未老拂衣或以此故其生平隱顯蓋以名節相  
終始云鄭子曰昔人有言曰操行有常賢仕宦無殊

遇先生歷仕三朝中間受知人主不可為不遇矣乃  
 宜猷戮力强半荒鄉纔躋榮膺輒返丘壑亦似不究  
 其用者遇耶不遇耶國初時士人尚廉耻而矜名行  
 故仕不擇官官不擇地宣正之際運會偶塞賢者不  
 得行其志又不得行其言則歛身而退以自明不辱  
 鴻飛冥冥弋者何慕所謂利其君不忘其身者也昔  
 趙文子觀乎九原而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其  
 隨武子乎噫微先生吾誰與歸

京兆公傳 鄭

誦偃京兆傳書後

孔貞運

余讀偃京兆傳而知先朝之長於用人先賢之短於  
 逢世也夫舉齋先生以一名進士而授府倅廉其治  
 狀備優以五品念其久勞則擢以治中若似愛惜名  
 器者然而不知遐荒新闢得一良二千石可當精兵  
 三萬故用先生而卒民安事理九載晏然後復以根  
 本重地資其彈壓則先朝之用人固出常格之外矣  
 乃先生不以蠻鄉邾步怡然就道如林積之倅循州  
 陳堯佐之倅潮州樂而安焉政成即上之與華選次

之爲郎署亦何不可而乃得南治中甫擢丞又乞身丘壑是何逢世之拙若此近代用人率重科甲而賤遠徼雖屢經明旨而進士啓事選荒者有幾卽業奉除書而欣然叱馭者殆百不一見也至其抗論振璫一疏侃侃千言迄今讀之忠義凜然不愈想見先生當時憂憤感激之餘風乎卒至老而獲子身享大年清日所貽子孫振振如種之有龍而樹之有玉則先主逢世雖短而食報未始不長矣我思古人實獲我心余於先生不能無高山之仰也

女士傳

鄭三俊

洪氏女名秀潔諸生洪圖泰女生有至性九歲授書能解義十三割股療父疾稔孝女王氏節郎委禽焉隨痿廢意聽改聘父濱危語秀秀曰兒王婦也願生死王爾父歿哀毀骨立執禮如子三年中日坐小樓勤女紉足不窺閫服闋母復申前語秀曰兒自分死久矣必欲他者請畢命於今日母知不可奪乃聽歸王始至姑恐傷新婦意不卽令見節郎秀曰病子安在卽隨姑至節郎前見其頤隱于臍肩高于頂偃僕

於牀不能起止秀全無報色對之依依滿志廟見觀者如堵以為行古之道不意於女子見之歸土後倚孀姑如母操作而前野妝布素一畝之宮言不聞歲時宴會隣嫗疆亦不赴節郎雖病性且暴秀委曲迎其懽心即湔滌便穢一一親之節郎愈益相安不啻其病之去體也秀事姑與節郎唯謹少間則紡績針繭供家人衣履常夜不寐秀固窈窕不勝衣遂亦致疾自恐一旦溢先朝露病夫誰倚乃謀之節郎曰汝無子猶子堪繼者繼一人足以供老節郎與姑大喜

戴六子傳

戴六諱者戴六之女也寄居建德城南其母抱琵琶向長門呈身乞憐女時長十餘歲許字邑民汪烈每不贊母行母強之見客輒愀然出涕曰無苦我我未獲死所耳母怒鞭之乃出歛衽而退客以多金餽母思宣焉母告父皆許諾及期戒女修膏沐盛衣飭以迎客女不可父母共鞭之又不可煨鐵于火以焚其體乃佯應焉客至出見列坐酒進女請暫辭良久不出客殊不樂母訝其不至也往覓室中不得父覓于

外則見盜死于蔴丘客遁去事聞邑宰朴其父逐諸  
境外每巡方使至下檄搜貞烈爲世勸當事者未嘗  
以聞其時有高子吾邑人家于嶺之冲坑山南幾  
齡持籃採粟山上其父名盛發虎候有虎  
熟視其父爲狂噬狀兒自名走下山以所  
持籃投虎適蒙虎頭虎性名動旣蒙於籃  
又復奔高愈高愈不能脫奮名是無所用之逐者  
漸衆須臾成擒于是人皆謂虎不足畏而盛稱于云  
明外史氏曰吾乃今知真性不爲習誘如載文名

擇宗人某子子之極撫摩之愛而秀亦浸浸不起  
一日恣整衣向姑長泣曰新婦本欲事姑餘年而  
已矣願姑善飯早晚病兒更向諸妯以病夫託之  
向節郎永訣曰今遂不得終侍汝命也安之或有瘡  
理戒性積福以待來生語甚酸楚預示死期應時而  
逝三日迺蓋棺面色如生死之日王老幼皆來哭之  
勤行道無不出涕秀潔生於萬曆辛巳年以辛丑年  
適王癸丑年卒節郎至今存焉鄭子曰風教日夷漸  
於閨閣如臯之婦三年而後言笑焉謂其惡也而沈

其廢耶知其廢而不欲去之豈惟不去又終懷顯而親之左右病夫盡瘁以及其歿也猶為病夫子子焉而後就木是死猶不忘其夫也則洪氏之不二貞於性者也非其以命自安者也秀為婦幾何年矣猶女也而貞靜專一士行所難稱之曰女士可乎

女士 鄭尾

江君培先生傳 鄭三俊

君培江先生諱杏濟陽巨孝孫也孝友端廉規言舉步年十三食餼庠中凡人世所有之書無與與夷一覽卽數十行下為文原本六經有功傳註八入棟閣名甚噪尤精于天官卜筮兵法其言如燭照而數計啓禎之際人不知兵先生每仰觀有異緯發憂深遂撰集戎政先知十卷雖孫吳復起未能竟其義如其文也尋闖獻繼起江南變生倉猝行伍之間皆糧糶白挺而已人乃服先生蚤見云於是撫軍大中丞常

菴程公撰書辭具焉幣求先生之廬而請焉在幕席  
經年叅畫詳至代疏請移蹕自將其說不行然伴撫  
軍一旅遮蔽江淮沮遏賊勢先生與有力也崇禎甲  
申先生以鄉歲貢士入對大廷值新督駐師江上邀  
先生於荻港間一見與語即拔授監紀先生爲代草  
疏洋驪萬言慷慨激切竟畱中不報先生遂堅辭歸  
里改革後築草堂於天山洞口植桃花百株引流水  
繞其廬下簞瓢自如一辰之中半與余山菴共朝夕  
足絕城闔者蓋十二年靈者之卜月嘗數次幾有愚

公鑿山之意今歲丙申之上正三物於草堂易簣之  
頃猶以忠孝勉其子孫無片語及身後事溘然以終  
諸門人私與議曰賢者故事有易名先生蔚乎國華  
鬱爲時棟當先朝之板蕩御兩府之蒲輪平生緝畧  
久徵之地水之師半世行藏竟筮得天山之遯揆諸  
易名之典似與靖節貞曜諸公蕭條散落之致風操  
固殊謹曰忠節其可乎來以質之余余曰若先生者  
義熙以後一人取忠節而謚之洵有當也若其淹綜  
淵博著述最富彩筆鴻文布在人間不輕謂之文者



不敢擅擬於國謚之例也故鄭子從其說顯而書之  
又約其行實而為之傳

公諱三俊字用章號... 係出唐僕射公某孫浮梁... 徙居建德之南原遂為建人歷傳至公大父如相父... 國光世有隱德皆以公貴贈官銜公弱冠成萬曆戊... 戌進士授元氏知縣調繁真定兩舉卓異陞南京禮... 部主事郎中時南部以俸深轉者四五人陳掌科欲... 特請留部候考公謝曰無庸也人須自樹福清相公... 當國亦欲為改調南銓以南銓例不轉府守公又堅... 謝之與祠部葛寅亮輯金陵梵剎志清高皇賜產之

太子鄭公傳

公諱三俊字用章號

係系出唐僕射公某孫浮梁

徙居建德之南原遂為建人歷傳至公大父如相父

國光世有隱德皆以公貴贈官銜公弱冠成萬曆戊

戌進士授元氏知縣調繁真定兩舉卓異陞南京禮

部主事郎中時南部以俸深轉者四五人陳掌科欲

特請留部候考公謝曰無庸也人須自樹福清相公

當國亦欲為改調南銓以南銓例不轉府守公又堅

謝之與祠部葛寅亮輯金陵梵剎志清高皇賜產之

沒於豪貴者爲靖難諸臣請謚立專祠祠方文正黃文節二公黃爲池清谿里人歲置祠租令池人之在南者以時祀至今不替出守歸德值河決歲大饑災民死徙且盡公躬自拊循辟荒蕪興水利廣積貯摧豪屏騰正莊園之侵占禁游宗之蠶食糾瓠璫之橫抽至河工及它賦役俱官爲任之不使一民役於官建雪臺書院躬課諸生比年葉廷桂遂爲省試第一他如丁魁楚啓睿范志完許世蓋崔源之泌之余城王序等皆親受業於書院者次第颺去爲名公卿而大司農侯恂司成侯恪拔之童子科中尤爲異數行營高敞地祠唐張許二公輯忠烈全錄而配以南雷姚賈額爲六忠蓋公平生自樹風節動擬古人所至必揚厲前徽使頑懦鼓動拔起類如此而尤雅意作人士之入其門者莫不爭自濯磨奮爲時棟人方之河汾蘇湖云然時猶以執掌之暇爲公餘溢美至督學福建則課士有專職更廣其意所欲爲者爲之所得士最著如黃道周景昉王家彥何楷劉中藻等至今麟炳史冊不愧古名臣而頌笑無假關節不通蓋

不特絕知交賓客之請孤立行一意而已甚者雖直  
 指不敢以公移諭屬道朝貴不敢以辟舉干外僚座  
 主不敢以私牘屬門生冷署水稜筒無寸紙公每慨  
 然曰吾嘗羨黨錮諸賢之有中貴請托案齋書者輒  
 榜殺之吾何憚不為乎時稅瑞高家茶毒八閩航海  
 通番為逋逃藪且脅撫鎮諸大臣與相鈎剝撫陰為  
 助請得兼督粵稅公及布政司使竇子爾力爭之竇  
 有仇直名拂衣去公遂以終養請歸養七年公卿聞  
 其名籍盛起補光祿少卿以寺祭耗蠹欲清理節約

自禁近乃上敬明職掌一疏而閣臣膠狗票擬公  
 面詰閣臣曰國家事稍涉中璫即繁稱縷指總屬  
 無益某亦知之但宗社如此危疑封疆如此殘壞都  
 門洶洶如處漏舟焚屋託命無所而尚思剖腹而藏  
 以珠耶今祭藏半飽中橐外解不至漕輓道梗恐皇  
 上府庫皇上且不得私之而況二三奄豎獨為漁獵  
 身乾之計誰與之也光宗升遐公追論紅丸移宮事  
 請逮問李可灼崔文昇等史臣黨逆以為講宮闈之  
 難而揚孫慎行之波著為要典思以中之會連拜命

謂都之命益風紀自任動與時忤時逆璫魏忠賢怙  
寵干政徐大相以題復薛蕙贈卹而遭譴李三才馮  
從吾以正推司農總憲而報罷公抗疏爭之甚力隨  
以戶部侍郎推用與鄒元標同起擬補鄒南冢宰未  
果公疏稱元標五朝耆碩是昭代第一流入臣幸與  
元標同推反先元標見用諠不自安未敢就列上嚴  
諭使受事時璫既已大熾矣公繼楊漣上疏疏畧曰  
忠賢恃侍寵靈擅作威福毒流宮禁卽三官九嬪御  
不敢言威劫縉紳雖元老公孤合憤而不敢問

憲臣楊漣親承顧命倉卒之際大體正危疑安皇上  
曾褒之曰忠臣今忠憤所激舉舉朝所不敢言一一  
告之皇上豈有堂堂憲臣斥一窮兇極惡之裔賢而  
皇上置之不問豈有么膺奄豎經憲臣特參敢干公  
然飾辨漫語支吾恐亦無此國體矣閣臣皇上心膺  
何事不當主持何以憲臣之借劍未行而忠賢巧卸  
之疏先見褒答耶或忠賢心腹進鼠器之說故明旨  
中有使朕孤立之諭不知忠賢等昔皆劾忠選侍得  
罪聖母而二心于皇上者也今畏罪除死之人懷疑

入待庖藏禍心如何可測至奉聖夫人客氏與忠賢  
表裏爲崇應駢戮都市以快輿心疏入不報瑄恨深  
次肯然以公重望大臣矯旨予閑住去尋嗾御史張  
訥以道學爲弄誣公與趙南星鄒元標等爲黨又嗾  
貴郎阮鼎鉉以道學爲弄書院爲目誣公與呂坤爲  
弄舌網羅錯繇然四布非烈宗登極立剪元兇公已  
與楊左二公之禍同烈矣起山中爲南戶部尚書值  
國計空單吳越江廣額輸半飽于豪紳奸蠹而越之  
管送會存弊爲尤甚公澄清徹底直疏入告懼貴懷  
忌遂爲清營伍之虛冒汰衙門之坐占身支放之請  
屬釐織造之隱欺嚴改折之弊規收鼓鑄之實利飛  
輓積貯殆支十年隨晉南吏部尚書公至是已兩筦  
內計矣風厲諸司四時第其稱否上之主爵而諸司  
官始無敢以畱都爲投閒置散之地游宴白娛者上  
考功長安卽俞畱尚書刑部承清理積獄之旨一意  
理究佑善異以仰佐好生而平反諸案如山屹然實  
刺要人之隱矣會屯豆墻穴之獄起公據正不阿以  
失讖逮譴下理時黃霾障天白日晝匿同人作反風

行紀之而京師大旱都人有放刑部天乃雨之誣生  
 聞御經筵諭諸講官曰清人臣美德也朕極知鄭某  
 清且放回聽擬一時班聲雷動上色喜即傳諭釋公  
 南歸然念茲滋益甚仍以司寇起不赴壬午遂特召  
 統帥公乘一小舟北上二散麓隨道路指而嘆曰此  
 亦太宰耶公平生疾貪墨吏如仇至是望風解印授  
 去者不可勝數時上因孔棘求人甚公疏薦李瑞  
 鈞宗周史可法堪任將相又遴簡在籍名賢如  
 高弘圖畢懋良陳必謙劉同升楊廷麟毛士登

李作臺許譽鼎梁盛王贊等數十人  
 雖禁錮諸公觸忌諱不顧雖下吏如休寧縣  
 有警者不遺朝論趨焉至大猷奇貪與援監據  
 注取之六計榜下中外傳誦以為斥幽鉅典百  
 年來凡公至是凡三筦內外計每進益嚴時掌院  
 劉宗周相倚為重遷除大政未嘗關白政府政府忌  
 之然以夙望不能有加會宗周以申救言官致譴公  
 抗疏有臣與宗周出處畧同氣質雖偏學術甚正正  
 人在國風自蒸為廉恥俗自著於忠勤等語海內誦

馬士領心委信不之咎也以考選殘邑事屢疏引年  
奉溫旨賜馳驛歸公秉銓大指以抑僥倖振孤寒為  
急勢當極重不可返物情太鬱上下爭睨獨侃侃發  
舒寧失其意以申公論蓋統均不數月而仕路一清  
迨去國未幾而國事不可為矣公在朝朝廷有大利  
病必洞原竟委不遺力讓能及在鄉鄉人利病亦如  
之曰諸當道釐剔盡致而後已若隱情恤已以自比  
然憚不為也它如賑凶歲置社倉使鄉人無轉徙至  
卒卒梓賴之迨甲申二月之變出哭臨幾絕遂披緇

入山屨世務不使關白晚益簡尤絕交游惟門人董  
城沈壽民貴池劉城同邑江杏時或過從相持悲憤  
而已坐臥小庵日手錄性理史鑑諸書寒暑不輟小  
子桓時隨侍山中杖屨對之蕭然如老衲寒信也嘆  
號巢雲老人以八十四歲薨于所居之影庵影庵者  
誅茅數椽耳人比之袁闕土室云

嗚呼昔人言太剛則折余觀兩漢蓋蕭楊李之儔  
偕以忤直殞矣世多歸尤於剛之為既云而鄭公  
嘗愕之操華首彌固然既有冷名又兼壽考斯何

異歟豈剛折者之不解善全其剛耶抑善柔亦入  
 故引是言以誘使百鍊之鋼懼然思禍而同化繞  
 指也公嘗曰剛德在我折否在疾車籠搏鐵歷險  
 者逾堅故能大剛不折垂六十年福澤顯榮天不忌  
 全偉矣哉以入十四歲其子佩武之剛氣凜凜時  
 年十四歲其子佩武之剛氣凜凜時年十四歲其子佩武  
 之剛氣凜凜時年十四歲其子佩武之剛氣凜凜時年十四歲  
 其子佩武之剛氣凜凜時年十四歲其子佩武之剛氣凜凜時  
 年十四歲其子佩武之剛氣凜凜時年十四歲其子佩武之剛氣  
 凜凜時年十四歲其子佩武之剛氣凜凜時年十四歲其子佩武  
 之剛氣凜凜時年十四歲其子佩武之剛氣凜凜時年十四歲其  
 子佩武之剛氣凜凜時年十四歲其子佩武之剛氣凜凜時年十四歲

彤官銘

高寅

勿謂一言可輕也須知有言者左右之假竊勿謂一事可怨也須知有身者性命之關係勿謂一念可欺也須知有天地鬼神之鑒臨勿謂一時可逞也須知有子孫禍福之報應





碑不置曰君子君子也夫鳳凰之草賢愚皆以為  
瑞青夫白也與練亦喜其清明又何疑乎清君子  
之芬人齒頰也余去清君子百有餘歲聞清君之名  
讀清君子遺稿想其清君子之為人建周君子並非  
乎不能不為清君子動空群之歎也及詢清君子家  
世及有不可為清君子解者嗚呼立懦廉頑千秒知  
有清君子矣且立不姚於宮墻姓字維馨於史冊是  
則清君子與四君子之所以互為瓜綿也余謂清君  
子至今存焉可也

姚夫人傳

夏允彛

△相國孔公夫人姚氏建德人其父姚公有懿德誕  
夫人時異光燭廬姚公筮之遇姚公之家人曰離火振  
振附物而韋媿於家人輔登明堂作勞以榮實協黃  
裳其兆大吉夫人少而乘其夫內則略皆上日姚  
公奇愛之曰我不以與田今兒也無何夫公兄遊於  
雍見今相國年十四大奇之歸語姚公姚公大喜曰  
我女儷此人足矣火光之兆亦為其夫遂委禽焉  
國父贈公困諸生家貧欲令在廩業姚公持之不

可且時時出彙中賞助相國遂以童子科擢試京兆  
 而姚公從辨裝遣女歸焉既廟見莊慎孝恭一宗皆  
 慎且頌姚公之賢云時贈公簿蜀鄰水歸廉貪益甚  
 大人斥管貨珎勞苦操作於內今相國教授於外數  
 矣甘肯為職相國射策及第與其兄泰華公同官論  
 亦從貴矣夫人粗糲如常或以謂之夫人曰我夫子  
 為天子將臣志滿冰霜幾幾矣婦人敗若事且珠  
 玉珍寶少矣不習道也

重貨可以相中發之故楮敗率蓬蓬者中貴人嘆  
 去已已都城戒嚴諸命婦多詭服遜夫人曰臣從君  
 婦從夫獨往將安之命侯妾擊三坎於庭以視必死  
 當時士大夫聞夫人言愧焉夫人敏而孝儉而知大  
 體明年相公病相國歸養親親醫藥相國或日一食  
 夫人亦日一食相國不解帶者三月夫人亦三月後  
 贈公薨天子推講幄恩祭葬有加會葬者雲集夫人  
 具供無不治辨日無使觀禮者議我家也乃夫人著  
 勤瘁以終年五十七以相國晉師保加贈今稱女一

人適金氏有夫人風子二人尚蒙尚華賢而才夫人  
出也嘗述母夫人行誼使史尋叙之日余讀唐史稱  
杜黃裳夫人乘碧輿從短書不見者不知其為宰相  
夫人誠賢矣然黃裳在憲宗初才智顯赫名著亦頗  
聞其略小節有受納聲望其夫人豐於自奉而不能  
助宰相厲廉隅哉以視今之夫人節儉勵勤成相國  
為賢相其相去當何如也嗟乎天生相國以輔天子  
天生夫人以助相國火光之燭豈偶然耶

之扇院中猶將十掣者也考稽往籍劉孝標斷書  
若干卷標額符同故劉思貞之假觀也謂為之者勞  
視之者逸余茲跡故人之芳蹤了潛夫之素願詎敢  
一將獨暢追原所以翻慶駘足不前故得素無  
或佩紫墨縮銀黃趨承丹禁駸驟皇華又安  
席縉士安之架綜茂先之乘哉孝標宏辭  
梁朝兼之武帝英士間出雅尚文辭當時  
喬沈休文張率輩咸荷吟咏獎提榮逾粉飾  
標擢斥泥塗選選維谷又華林篇高有心崔抑

皇天之所祀藁與茲遠正園者境過畧固故其台亭  
也益以馮敬通相况而四異三后不免列位騷悲憤  
寔莫無聊之感味語原情千古猶莫若  
適含節舞綵尚有餘歡至學前聽豔身後虛名體真  
遠今日能以浮雲杯酒薄之所歸殆又與孝標異矣



文正丁卯

